

紅

機

夢

三

十  
九  
四  
回  
回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5



文庫 11  
D 246  
5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576

紅樓夢

紅樓夢卷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甯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知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甯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

紅樓夢

第十四回

對牌來領呈文經榜紙劄票上開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  
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旺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來  
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卽命彩明  
定造冊簿卽時傳了來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  
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點了一點數目  
單冊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  
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子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  
與來陞媳婦分派衆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  
鳳姐和來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  
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

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  
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說  
罷便分付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  
時看完又分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  
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  
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  
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  
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盃碟  
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  
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

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在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棹椅古玩起至于痰盒擔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賠補來陞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賄錢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休要狗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正吃早飯

你

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鎖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偕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的說畢又分付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擔子筭簞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得十分清楚眾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槩都蠲了鳳姐自己

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分付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與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眷客來往也不迎送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綉衣靴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知道今日客來不少寅正

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漱口已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甯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蠶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照着簇擁鳳姐進來甯府諸媳婦迎着請安鳳姐款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木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分付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捧鑼鳴諸樂齊

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於是裡外上下男女都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令人勸止鳳姐方止住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厦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卽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誤了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

兒遞上去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觔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問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着將帖子擲下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你有什么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

家的去了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卽命收帖見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了臉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甯府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月銀米吩咐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甯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於是甯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

此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衆恐秦鍾受了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吃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原是哪邊我還同老太太吃了來的說着

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甯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

倘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借們家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出書房來也是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裡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挨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痛還攔的住你這樣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襪

紙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借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



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不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罣，待要回去，奈事未了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吃酒，別勾引他認得混帳女人回來，打折你的腿，趕亂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

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厨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又兼發引

在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無心坐臥不寧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跟着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跟着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得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不稱歎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等伴宿尤氏猶臥於內室一切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腳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爲旁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

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火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

南安郡王之孫西甯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甯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靜郡

王的祭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世榮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情性謙和近今甯國府家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採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喧嘩一時只見甯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甯府開路傳事人等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札駐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世榮在轎內

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并不自大賈珍道大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世榮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令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二旁還禮復親身來謝恩世榮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久欲得一見爲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賈政忙退下命寶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得世榮是個賢王且才貌俱全風流跌宕不爲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而走一面瞥見那世榮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第十四回極寫鳳姐之勤能喪儀之華盛及弔祭之熱鬧皆係反襯後來賈母之喪潦草襍亂

鳳姐靈前大哭是真哭不是假哭秦氏靈動聰明是鳳姐知心其情亦大畧相似惺惺惜惺惺安得不勤在甯府辦事夾寫榮府巨細諸事足見鳳姐部署裕如不慌不忙然皆是有餘氣象

寫秦氏喪事是正文中間夾叙林如海捐館爲黛玉將來久住大觀之根又夾叙北靜王要見寶玉是賓而林黛玉是賓中主北靜王是賓中賓

紅樓夢卷十四終

紅樓夢卷十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着淨白簪纓銀翅  
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鞋帶面  
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忝見世  
榮忙從轎內伸手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  
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  
點漆世榮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啣的那寶貝  
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世榮世榮細細

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世榮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絲絛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攜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世榮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量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所言亦廕生輩之幸矣世榮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昔小王曾在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

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卻多蒙海內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垂青眼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談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道是世榮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蓉苓香念珠一串權爲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了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世榮道逝者已登仙界碌碌你我塵寰中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輪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人掩樂停音將殯過完方讓世榮過去不在話下

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政  
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  
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  
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  
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  
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來  
喚他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  
人同女孩兒一般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偕們姐  
兒兩個同車豈不好麼寶玉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  
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

下馬扶車回道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  
邢王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  
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着轅馬岔入人羣往北  
而來寶玉在車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着馬隨他  
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遠看  
這寶玉所騎的馬搭着鞍籠隨着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  
知寶玉同鳳姐一車自己也帶馬趕出來同入一庄門內  
那庄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迴避那些村姑庄婦見  
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鳳姐進入  
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會意因同秦鍾帶了小

新樓夢  
廝們各處遊玩，凡庄家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的。寶玉見了，都以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廝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越發以為稀奇。小廝們又告以紡紗織布之用。寶玉便上炕搖轉作耍，只見一個村莊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廝忙喝住了。寶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不曾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們不會，我轉給你瞧。』秦鍾暗拉寶玉道：『此鄉大，有意趣。』寶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

紡起紗來，果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手換了衣服，問他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庄戶人家。那庄婦人等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紗之女。走不多遠，卻見這二丫頭懷裡抱了個小孩子，想是他的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情不自禁，身在車上，只得目相送。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踪跡了。說笑間，忽已赶上



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鏡幢幡寶蓋鐵檻寺中僧衆已列  
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供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偏  
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爲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  
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一謝過之後公侯伯子男一  
起一起的散至未刻方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陪  
伴接待先從誥命散起也到晌午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  
親本族等做過三日道場方去呢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  
姐必不能回家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了寶玉回去寶玉  
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只得交  
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鐵檻寺是甯榮二公當日修造的現

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少人口在此停靈其中內  
外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爲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  
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情性參商有那家艱難安分  
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有錢勢尙排場的只說這裡不方  
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菴尋個下處爲事畢宴退之所  
卽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鳳姐嫌  
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  
房子來做下處原來這饅頭菴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裡做  
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名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  
課已完莫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

絲林夢  
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眾人帶了寶玉秦鍾  
往水月菴來原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  
待安靈罷那秦鍾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菴淨  
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  
至淨室更衣洗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  
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  
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日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產  
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位師父念三  
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  
陪着鳳姐且說寶玉秦鍾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

遍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說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  
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裡一個人沒有你攬  
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  
寶玉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  
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  
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  
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能  
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與寶玉秦鍾頑笑如今  
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愛  
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卻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了

茶來秦鍾笑道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  
碗茶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喝着方要問  
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菓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  
吃茶菓他兩個那裡吃這些東西略坐一坐仍出來頑耍  
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  
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  
腹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太先  
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  
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菴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  
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裡

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  
衙內一心看上要取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  
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  
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  
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一知此信也不問  
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人家偏不  
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  
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  
與府上相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發一封書求雲老  
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

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  
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  
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  
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也知我來求府裡如  
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  
禮到像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  
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  
陰司地獄報應的憑說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  
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勝  
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蓬拉緯

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廝們  
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便是三萬  
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  
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既  
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  
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  
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大小  
事都妥貼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貴體才是  
一路奉承的話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  
誰想秦鍾趁黑晚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

能獨在那裡洗茶碗秦鍾便撐着親嘴智能急得跺腳說  
做什麼就要叫喊秦鍾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  
依我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這  
牢坑離了這些人纔好呢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  
不得近火說着三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  
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  
依的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出聲  
他二人唬得魂飛魄散到是那入嗤的一聲笑了方知是  
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寶玉道你倒不依  
偕們就叫喊起來羞得智能趁暗中跑了寶玉拉了秦鍾

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讓的眾人  
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  
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帳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  
裡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  
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令人拿來擗在自  
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帳目未見真切此係疑案  
不敢纂創一宿無語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  
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甯可回去寶玉  
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挑唆寶玉求鳳姐再住  
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未安排

可以借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了淨虛的那件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因有此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延少不得越發辛苦了明日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欠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又過

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寫鄉村女子紡紗等事直伏巧姐終身

鐵檻寺化作水月已由堅固而變虛浮水月變爲餛頭愈變愈下矣所謂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餛頭也

淨虛說倒像府裡沒手段深得激將法三姑六婆真

可畏哉

來旺是鳳姐鷹犬於此回點眼

鳳姐一生舞弊作孽不可勝言若逐事細說兀襍瑣煩若一概不敘又似虛枉故就鐵檻寺弄權及後文

尤二姐事最惡最險者細寫原委以包括諸惡孽

秦鍾與智能偷情及與寶玉苟且情事是天亡根據妙在一是明寫一是暗寫

紅樓夢卷十五終

紅樓夢卷十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且說秦鍾寶玉二人跟着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與秦鍾讀夜書偏生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怠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却已得了雲

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  
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之父母却養了一個知  
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  
悄悄的尋了個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  
個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  
這裡鳳姐却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  
道自是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爲諸如此類不可勝  
數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甯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  
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  
唬的賈赦賈政一千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

擺香案啟中門接跪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  
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會負詔捧勅直至正廳  
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  
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  
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卽忙更衣入朝賈母等  
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  
個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近儀門報喜  
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  
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站候邢王二夫人尤氏  
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



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莊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偕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爲鳳藻宮尙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安一時皆喜見于面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了賈薈賈蓉奉侍賈母前往于是甯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欣喜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不意被秦業知

覺將智能逐去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寶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甯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事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戾了且喜賈薈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寶玉聽了方纔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屢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

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  
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  
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  
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到明日午牌  
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  
免大哭一場又致慰慶之詞寶玉心中忖度黛玉越發出  
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  
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  
又將北靜王所賜零香串珍重取出來轉送黛玉黛玉  
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寶玉

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眾人回至房  
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  
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  
一路的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  
日大駕歸府畧預備了一杯水酒擅塵不知可賜光謬領  
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鬚參  
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  
苦鳳姐道我那裡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  
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  
給兩句好話心裡就慈悲了況且有沒經過大事胆子又

小太太畧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過幾回，太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除不知我是捨着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借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門，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帮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

人番，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說着，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得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借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問姨媽，方知是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名喚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裡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縹緞的。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哎，往蘇杭走了一輪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

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瞧著鍋裡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那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其爲人行事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沒事人。一大堆了我倒心裡可惜。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爬爬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裡來的香菱？」

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筭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碰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還要撈出來，花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着膽子花麼？所以我趕着接過來，教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我故此當着二爺面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刺巴的反打發個房裡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開鬼說着，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

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只陪侍着賈璉的乳母趙嬷嬷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嬷嬷執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設一杌又有小腳踏趙嬷嬷在腳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個沒的到咯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趕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媽媽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鐘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爲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

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他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趾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他幾遍他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燥尿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見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

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着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嬷嬷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帳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總恁軟呢他在階們娘兒們跟前總是剛硬呢趙嬷嬷道奶奶說的太有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赧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吃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剛纔老爺叫你說什

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呢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嬷嬷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了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畧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

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往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諭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尙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裡動工了修葺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

了趙嬷嬷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偈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赶上趙嬷嬷道曖啲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總記事兒偈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裡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

國人都來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嬷嬷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嗷啣啣好世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家大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嬷嬷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

個虛熱鬧去。正說着，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飯，不會。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薺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叔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王



意總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  
倒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  
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  
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薈又近前回說下姑蘇  
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  
兒帶領着來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  
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薈  
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彀在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  
却有藏掖的賈薈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旁  
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

了難道大爺比僭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  
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豬肉也  
看見過豬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  
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  
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  
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薈道剛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  
說竟不用從京裡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  
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  
萬兩存着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幟帳幔的使用賈  
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薈道既這樣我有兩

紅樓夢  
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璉忙陪笑道：「正要和孀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嬷嬷：「彼時趙嬷嬷已聽話聽歎了。」平兒忙笑推他：「總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向鳳姐道：「孀娘要什麼東西吩咐了開個帳兒給我兄弟帶去。」按帳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搭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徑去了。這裡賈璉也是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總學着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

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甯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繪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甯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甯榮二宅雖有一小港界斷不通，然這小港

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堆山鑿池，起樓蓋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調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

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璣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纏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纏瞧了他，還明明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

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  
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  
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  
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  
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唬的秦鍾的  
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  
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簣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  
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  
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  
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

呼吸轉展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哥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  
聲秦鍾不睬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  
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  
來捉他那秦鍾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  
着家務又記望着智能尙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  
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  
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  
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  
意有許多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鍾魂魄忽聽見寶玉來  
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慈悲讓我回去和一

紅樓夢  
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了。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腳。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亦無益于我們，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張金哥自縊，守備子投河，此二人亦死于情而業則

歸于鳳姐，乃欲安享三千金，豈可得哉。

於慶壽日，忽得封妃恩旨，華如錦上添花於喜慶時。

獨有寶玉悶悶冷如炭，裡藏冰。

情爲業，因業爲情，果可卿已死，鯨卿將故情已消滅。業亦隨化，秦業安得獨存？此秦業之所以先秦鍾而死也。

北靜王香串人皆視同至寶，黛玉獨嗔爲臭物，其品

高情深固，不待言亦可想見，其過于自矜處。

鳳姐備酒接風，戲謔趣話描盡美俊口吻，其自謙處

正是自伐才能善用，反挑筆法。

薛蟠收香菱爲妾借平兒說謊帶筆敘明既不須另起頭緒又帶出鳳姐放債平兒知心情事可謂八面玲瓏

趙奶媪閒話雖是爲他兒子的事而借此老嫗口中細說省親原委便不費氣力且逗出甄家豪富則賴大說存銀五萬兩便有根蒂并與第四回護官符內所說遙遙照應

賈蓉聽見賈璉說賈璣可能在行卽悄悄拉鳳姐衣襟鳳姐亦卽會意帮襯三人情況何如讀者當自思之省親園規模宏大却寫甚不費力若窘才俗筆非兩

三回不能盡

第六回至十六回一大段中應分六小段六回是一段敘劉老老進榮府之始七回是一段敘寶玉見秦鍾之初八回是一段敘金玉之緣九十兩回是一段敘秦鍾與寶玉相厚爲衆人所妒及秦氏病中加氣病勢愈增十一十二兩回敘賈瑞以淫喪命鳳姐毒設圈套公案十二至十六回了結秦氏姊弟俱以色殞命及鳳姐之弄權造孽中間帶敘林黛玉回京北靜王等事爲後文引線

紅樓夢卷十六終

紅樓夢

第十六回

十六

紅樓夢卷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不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喪。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

件難事論禮該請貴妃賜題總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使用若不妥再將兩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兩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沒意思衆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憂傷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方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撞見賈政引着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



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讚他，尚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閉上。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鰓脊，那門欄窗櫺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

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裡，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

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况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逕通幽這舊句在上到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龍蔥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綉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青溪瀉玉石磴穿

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况此處旣爲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

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才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個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

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裡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從裡問房裡又有一小門出去却是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睢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

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向寶玉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總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烟尚綠，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入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其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統內取出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畧節來看，了一看回

道粧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綉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棹圍床裙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着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隈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墻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

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傍有一石亦爲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經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爲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應了又回

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鷄之類總相稱  
賈政與衆人都說妙極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  
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  
却是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  
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且題  
以杏帘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  
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  
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  
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  
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

你方纔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  
認真了說着引衆人步入茆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  
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  
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  
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  
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  
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  
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貳痴  
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  
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爲也寶玉道

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隣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卽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找出去經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澗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茶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來到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坐船一隻如今尙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

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墻清瓦花，塔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墻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走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堵，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

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荳蔻，這一種是玉蘂藤，紅的自然紫芸，綠的定自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做什麼霍藟薑藟的，也有叫做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什麼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冲吳都賦，又有叫做什麼縹緗的，還有什麼丹椒藤蕪風連，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



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游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却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院泣斜陽句衆人云頽喪頽喪又二人道我也有一聯

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傍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這樣着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豆蔻詩猶艷 睡足茶蘼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人道

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  
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  
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  
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  
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  
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  
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  
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  
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  
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裡見

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  
題咏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  
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留  
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  
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  
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  
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  
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總遊了十之五六又值  
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  
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畧觀大槩說着引客行

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王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卽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腳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

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想亦有之寶王云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王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

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畜紅綠二字在內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榻一榻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榻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園錦簇玲瓏剔透倏尔五色紗糊竟係小窗倏尔彩

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擺成的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於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讚好精緻難爲怎麼做的原來賈政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暫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攬住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到比先近了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厨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只見青溪前阻衆人詫異這水又

從何而來買珍遙指道原從那開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均裡引到那村庄裡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于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于此極於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恐老太太記念你難道還逛不足麼寶玉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廝上來抱住說道今日

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次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若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強今見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着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着他見他來了知道不會難爲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來一瞧果然一

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  
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毀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  
寶玉囑付他做而未完的香袋拿起剪子來就鉸寶玉見  
他生氣便忙趕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  
未完工却也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解  
了從裡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道你  
瞧瞧這是什麼東西我可曾把你的東西給人林黛玉見  
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  
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  
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說着擲

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氣得哭了拿起荷包又剪寶玉  
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  
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耍惱就撂開手說  
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  
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我寶玉眾人回說在林  
姑娘房裡賈母聽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  
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  
們呷嘴眾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  
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  
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拿荷包來帶上着黛玉

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着啞的一聲笑了寶王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王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裡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薈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衆女人們如今皆是幡然老嫗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薈總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

張目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會扶靈回去

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  
若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  
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做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  
妨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叫書啓相公寫個請帖去請  
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評曰

大觀園工程告竣若祇請賈政一看毫無意味今以  
聯扁爲題則此一看爲最要緊之事不徒爲遊玩起  
見而各處亭臺樓榭殿閣山水即可挨次細敘不覺

瑣煩非善于敘景者不能有此想

寶玉試才爲下回做詩引線若此時不預先一試則  
下回做詩豈不突如其來

寶玉不待賈政傳喚而適相撞見省却多少閒筆

寶玉遊園已經多日其各處景致自己已熟悉且云衆  
清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之才寶玉亦知此意  
等語則賈政之欲令寶玉擬題聯匾已早露消息並  
非臨時起念其處處議論安知不有宿構

於遊歷時忽想起帳簾陳設等事趁勢補入簡淨便  
利



鋪寫各種奇花異卉用賈政喝住變筆極妙

清客引古詩泣斜陽于無意中微露盛極必衰之意  
李白鳳皇臺全套黃鶴樓雖是替寶玉解說然佳李  
二詩均有感慨興亡之意亦是無意中伏筆

玉石牌坊寶玉心中忽若見過直射第五回夢中所  
見太虛幻境牌坊省親不過是一時熱鬧與幻境何  
殊前後照應在有意無意之間的是化工妙手  
遊覽園景只到了十之五六含蓄不盡妙極

賈政看園至怡紅院而止亦歸結得妙

衆小廝分解佩物事甚無謂而借此描寫黛玉褊妬

多疑煞有意思

借探辦小尼帶出妙玉不必另起頭緒省筆最好  
妙玉父母雙亡不知何姓其師亦不知姓氏籍貫又  
已圓寂不知其平日用度及珍貴器皿老嫗了頭從  
何得來實令人可疑

第十四五回寫寧府秦氏喪事之盛此回同下回寫  
榮府元妃歸省之榮一凶一吉皆是反襯後來冷落  
光景

紅樓夢卷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  
 開庫拿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王夫  
 人並上房了鬟等皆不得空閒寶釵說借們別在這裡碍  
 手碍脚說着同寶玉等往迎春房中來王夫人日日忙亂  
 直到十月裡纔全備了監督都交清帳目各處古董文玩  
 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兔以及鷄鵝等俱買  
 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薈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

紅樓夢

第十八回

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經咒於是賈政方畧心安意暢又請賈母等到園中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亦不會好生過的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檔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并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

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會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裝此時園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檔嚴正等的不奈煩忽然一個太監騎匹馬來了賈政接着問其消息太監云早多着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候了時候再來也未爲晚於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賴鳳姐照料命

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炮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行。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間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翼。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炬。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巾綉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

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繡鳳轎。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那轎輿抬入大門。儀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抬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元春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出復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却說賈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

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波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却用各色綉綾紙絹及通草爲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鷖之屬亦皆係繫蚌羽毛做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是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蓼汀花溆四字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溆四字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發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緣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

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姪寶玉爲幼弟賈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教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于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却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且說賈妃看了四

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舟  
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  
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巍石牌坊上天仙寶境四大字  
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  
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  
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  
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  
跪啓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  
監請升坐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於月臺  
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

眷等自東階陞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茶  
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脩省親車駕出園  
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  
上前厮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皆有  
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執王熙  
鳳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  
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旣送我到那不得見人  
的去處好不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  
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總能一見呢說到  
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賈妃

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了鬟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啓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命請來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命免過上前各敘闊別又有賈妃原帶進宮的丫鬟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入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甯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敘些久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于內行參等事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藿

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雅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伏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爲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卽賜名

爲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因問寶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啓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話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既而來至正殿諭免禮歸坐

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捧羹把盞元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喜者賜名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

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



紅樓夢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蘅蕪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敘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 藕香榭 紫菱洲 荇葉渚等名又有四

字匾額如梨花春雨 桐剪秋風 荻葉夜雪等名

不可勝紀

又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于是先題一絕句云

脚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姊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爲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一發可喜此中瀟湘館蘅蕪院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蘅蕪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

系林夢  
構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  
然白情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統  
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  
境游來甯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  
盡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  
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  
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  
瑤臺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

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  
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  
省時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世外仙源 匾額

林黛玉

宸遊增悅豫，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官車過往頻。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違論。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言律，應命罷了。」彼時寶玉尙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苑」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起衆人，不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

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況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悄悄的啞嘴點頭，笑道：「勸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翃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都忘了麼？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眼前現成之句，一時竟想不到。姐姐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

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構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前三首，却自己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前。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謄完，呈上。賈妃看是

有鳳來儀

寶玉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個個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莫搖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迷曲徑，冷翠濕衣裳。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憑欄垂絳袖，倚石護清烟。對立東風裡，主人應解憐。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菱荇鷓鴣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四

首之冠遂將瀟葛山庄改爲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纒十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酪金釐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薈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目來賈薈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賈薈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薈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薈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爲此二齣原非本色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相約相罵二齣賈薈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莫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綢兩個荷包並金銀鏢子食物之類然後撒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

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略節賈妃從頭看了無話卽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緞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鏤十錠吉慶有餘銀鏤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杖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一部寶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雙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鏤二對寶玉亦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鏤一對尤氏李紈

鳳姐等皆金銀鏤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青錢一千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鏤一對其餘彩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青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變賈妃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却又勉強笑着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

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  
言了賈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  
上裏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  
出園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第十八回省親是第一曠典第一大事故全用正筆

細寫

補敘寶玉三四歲時曾經元妃教讀以見上回擬題  
聯扁是有意不是無心

元妃初見賈母王夫人三人執手一句話說不出只

是嗚咽對泣情景真切下文臨別時賈母等別無一  
言更妙

寶釵改綠玉爲綠蠟是聰明不是憐愛黛玉代做杏  
帘詩是憐愛不是聰明各有分別

元妃點戲四齣末齣點離魂是識兆亦是伏筆

紅樓夢卷十八終

紅樓夢卷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  
 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  
 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  
 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  
 方完第一箇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閑躲靜獨他是  
 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著與  
 無事的人一樣第一箇寶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偏這一



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英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

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畧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閑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并丫頭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也不理論。至于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裡有個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

熱鬧想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  
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廂來刚到窗前聞得房內呻  
吟之聲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膽  
子膽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  
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  
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  
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  
太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縹緲倒白淨  
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脚  
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

赶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烟在後叫  
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  
烟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  
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  
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  
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  
正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花樣所以他的名  
字就叫做萬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  
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  
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

這會子做什麼呢。茗烟微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去一會兒，再往這裡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且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偕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襲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挑唆的。」

紅樓夢  
回去我定告訴嬷嬷們打你。茗烟撇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要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干淨，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箇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爐墊了脚，向荷包

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着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沒有空去的理，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輪。」說着，便拈了幾個松子，瓢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悄問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纏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爲往這裡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的。』寶玉

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罷。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爲不妨爲的是。碰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

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說着，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茗烟二人牽馬跟隨來。至甯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好過去。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偏奶母李嬭嬭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

玉不在家了，鬢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  
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嬷嬷越不  
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  
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腌臢。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  
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  
李嬷嬷已是告老卸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著他們，因此  
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嬷嬷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  
吃多少飯？什麼時候睡覺？」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  
個討厭的老貨。李嬷嬷又問道：「這盞碗裡是酥酪，怎不送  
與我吃？」說畢，拿起就吃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

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  
我們受氣。李嬷嬷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  
壞了腸子，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  
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  
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  
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樣。你們看襲人不知  
怎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  
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  
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  
豈有爲這箇不自在的？」李嬷嬷道：「你們也不必裝狐媚子，

紅樓夢  
我打量上次爲茶攬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  
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  
襲人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  
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  
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  
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  
飯多早晚回來又待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  
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了鬟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  
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日  
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

吃了倒好攔在這裡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  
我剝栗子我去鋪床寶玉聽了信以爲真方把酥酪丟開  
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  
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的兩  
姨妹子寶玉聽了讚嘆了兩聲襲人道嘆什麼我知道你  
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  
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爲見他實在好  
得很怎麼也得他在偕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  
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  
還要揀實在好的了頭纔往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

又多心了。我說往借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總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姣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嚙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

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怵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的家生子兒，我一家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裡，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爲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



了老太太必不讓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幾兩銀子留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伏侍得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得好，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裡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

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偕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斷不肯行的。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呢？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該不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

兒說着便賭氣上床睡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見着這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况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上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著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

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的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

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泪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自然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樣留你我自己也難說襲人笑道偕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

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爲勸你這些更說的很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擗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在老爺

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着我家世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面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謗僧毀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

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望，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嬪嬪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的住，次

後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握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

畧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開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裡去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偈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偈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腌臢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箇，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黛玉回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

新樓夢  
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倒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躲裡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

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裡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毯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番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裏說

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髮，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很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問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借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蓋上臉。寶玉

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謊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來也，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謊道：「林子洞裡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

日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一巡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裡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眾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又恐

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得還巧呢眾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裡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眾耗聽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縹緲美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道說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



系樓表  
這菓子<sub>一</sub>是香芋<sub>一</sub>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sub>一</sub>纔是真正的香芋呢<sub>一</sub>黛玉聽了<sub>一</sub>番身爬起來<sub>一</sub>擦着寶玉笑道<sub>一</sub>我把你爛了嘴的<sub>一</sub>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sub>一</sub>說着便搯寶玉連忙央告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sub>一</sub>我因為聞見你的香氣<sub>一</sub>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sub>一</sub>黛玉笑道<sub>一</sub>饒罵了人<sub>一</sub>還說是典故呢<sub>一</sub>一語未可<sub>一</sub>只見寶釵走來笑問<sub>一</sub>誰說典故呢<sub>一</sub>我也聽聽<sub>一</sub>黛玉忙讓坐笑道<sub>一</sub>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sub>一</sub>還說是典故<sub>一</sub>寶釵道原來是寶兄弟怪不得他<sub>一</sub>他肚子裡的典故原來多<sub>一</sub>只是可惜一件<sub>一</sub>凡該用典故之時<sub>一</sub>他偏就忘了<sub>一</sub>有今日記得的<sub>一</sub>前兒夜裡的芭蕉詩<sub>一</sub>就該記得<sub>一</sub>眼面前的倒想不起來<sub>一</sub>見

別人冷的那樣<sub>一</sub>他急得只出汗<sub>一</sub>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sub>一</sub>黛玉聽了笑道<sub>一</sub>阿彌陀佛<sub>一</sub>倒底是我的好姐姐<sub>一</sub>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sub>一</sub>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sub>一</sub>剛說到這裡<sub>一</sub>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sub>一</sub>未知何事<sub>一</sub>下回分解

評曰

甯府演劇<sub>一</sub>倏爾神鬼亂出<sub>一</sub>忽又妖魔畢露<sub>一</sub>及揚幡過會<sub>一</sub>號佛行香<sub>一</sub>一派邪亂空虛<sub>一</sub>暗照甯府行爲結局

萬兒與茗烟乘間私通<sub>一</sub>可見甯府家教之踈

寶玉若非厭看熱鬧戲<sub>一</sub>何由一人走至小書房<sub>一</sub>若非撞見茗烟與萬兒偷情<sub>一</sub>何由尋至襲人家<sub>一</sub>文章善于

引線

襲人不肯出賈府心事後文補寫却先于寶玉眼中看見他兩眼圈紅問他哭什麼爲伏筆則補寫一層便不鶻突

茜雪被攆雖是細事亦于此回補出不漏

襲人說前日吃酥酪肚疼嘔吐善于排解

襲人試探寶玉規勸寶玉實是解語花

寶玉說等我化成輕烟被風吹散憑你們去直伏後來出家走散

黛玉同寶玉雖是兩個枕頭却是對面同睡又看見

寶玉左腮紅點湊近手撫用帕揩拭兩人恣意戲謔若非寶釵走來恐有不堪問處作者借寶釵截住又借李嬖吵鬧走散是以藏蓄筆作截斷筆花解語玉有香自然巧對

此回寫襲人一心跟定寶玉反照後來改嫁蔣伶寫黛玉自然有香正照寶釵丸藥生香

<p>新梅夢</p> <p>卷之十</p> <p>...</p>	<p>...</p>	<p>...</p>
----------------------------------	------------	------------

